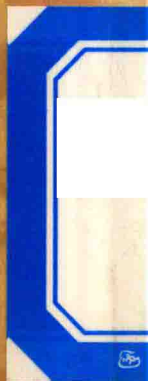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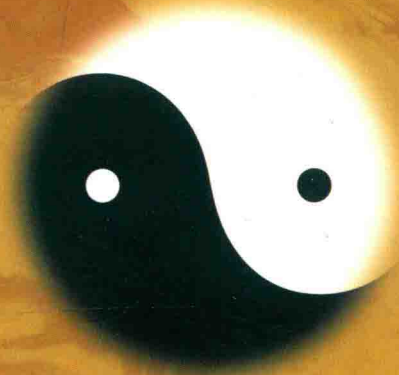


道教典籍選刊

淨明忠孝全書

許 蔚 校注



中華書局

臺灣學術叢刊

淨土志考合卷

王 德 興



中華書局

道教典籍選刊

淨明忠孝全書

許蔚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淨明忠孝全書/許蔚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8.3
(道教典籍選刊)

ISBN 978-7-101-12643-3

I. 淨… II. 許… III. 道教-研究-中國-宋元時期
IV. B95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34644 號

責任編輯:朱立峰

道教典籍選刊

淨明忠孝全書

許蔚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8 1/4 印張·2 插頁·260 千字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1.00 元

ISBN 978-7-101-12643-3

本書爲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5BZJ032）成果

道教典籍選刊緣起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史悠久，可以溯源到戰國時期的方術，甚至更古的巫術，而正式形成於東漢時期。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並波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

道教典籍極為豐富，就道藏而言，有五千餘卷，是有待進一步發掘、清理和利用的文化遺產之一。爲便於國內外學術界對道教及其影響的研究，便於廣大讀者瞭解道教的概貌，我們初步擬訂了道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既有道教最基本的典籍，也包括各種流派的代表作，有不少書與哲學、思想史關係密切。所有項目，都選用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進行校勘標點。

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工作中難免有失誤之處，亟盼關心此項工作的專家和廣大讀者給以指導與幫助。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二月

前言

淨明道，一般而言，主要指宋元時期興起的，以許真君信仰爲核心，提倡忠孝成仙，兼修內丹與符籙的道教派別。嚴格地說，可以分爲南宋淨明道、元代淨明道兩個不同的傳承。南宋淨明道並非突然間成立的，其前身可以追溯至晉宋時代流行於廬山宮亭湖區域，以伏蛟治水法術聞名的孝道派。而元代淨明道成立之後，到明清鼎革，作爲其後身，則又有宗室遺民朱道朗在南昌青雲譜創立青雲派，再續淨明。

南宋淨明道最初成立於建炎二、三年（一一二八、一一二九）間，以來自海陵的候任官員周方文爲首，在臨江軍新喻縣從事降真造經活動。後因金兵南下，教團活動遂告終結，周方文也轉往舒州任官（一）。紹興元年（一一三一），何守證等人在洪州西山玉隆萬壽宮建翼真壇，再行降經，淨明道遂得以延續，並盛行一時。這兩次降經所出經典，基本上均保存於正統道藏之中。

〔一〕參見拙撰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頁三九—六六。

元代淨明道創自西山鄉儒劉玉之手。他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初遇胡慧超，次年（一二八三）於孝行里建騰勝道院，開化度人，後十一年（一二九四），移居黃堂山烏晶原，弟子王真定、方公成等則就近居於紫清宮。次年（一二九五），他與王真定、方公成登紫清宮拍洪樓，初獲胡慧超降授淨明大道說。此次仙真降經造成一定的聲勢，吸引了玉隆萬壽宮清逸堂道士黃元吉的加入。次年（一二九六），劉玉便與黃元吉以及王真定、方公成、胡次由等在烏晶原劉玉宅中再獲許遜降授玉真靈寶壇記、郭璞降授玉真壇疏。大德元年（一二九七）正月，劉玉登靈寶朝天壇，從許遜受中黃大道八極真詮；十月，住玉隆萬壽宮清逸堂，又獲胡慧超降授淨明道法說及三五飛步正一斬邪之旨，「由此開闡大教」。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再獲郭璞降授淨明法說。至此，該教團的主要經典均已出世。這批文字後來編入淨明忠孝全書，保存於正統道藏之中。

一

淨明忠孝全書是目前所知元代淨明道唯一流傳下來的典籍。該書現存已知版本，凡有明正統道藏本、明景泰三年（一四五二）邵以正序刊本、清嘉慶雲南刊本、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黃元安鉛印本以及某道壇抄本等五種。其中，清嘉慶雲南刊本為臺灣李顯

光先生所藏，僅殘存附錄許真君七寶如意丹一冊二十餘葉；清光緒鉛印本原藏南京圖書館，今已不知去向；某道壇抄本爲臺灣李豐楙先生所藏，目前未能見到，有關情況尚不明確。

關於該書的成立，據劉玉語錄自述，最初他將許遜、胡慧超等仙真降示的諸篇文字彙編成書，名爲淨明忠孝之書。這一淨明忠孝之書當時是否刊刻，或者僅爲道團內部抄寫流通，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予以證明。但其內容則很明確，即僅包含玉真靈寶壇記、淨明大道說、淨明道法說、淨明法說以及玉真壇疏等五篇文字而已。至於此書成立的時間，則不能早於大德二年淨明法說降世之時。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劉玉歿。後十五年（一三二三），黃元吉入京，攜有淨明忠孝書及玉真語錄，授予逗留在京的吉安儒生徐慧，並囑其將來續刻劉玉語錄。其中，玉真語錄爲黃元吉所刻，淨明忠孝書似乎也是刻本，但不知是否爲黃元吉所刻。就內容而言，玉真語錄是劉玉的語錄。淨明忠孝書，根據元人諸序，除了玉真靈寶壇記等淨明大道文字以外，還應含有包括劉玉傳在內的仙真傳記，因而可能是在劉玉所編淨明忠孝之書基礎上增補而成。

泰定二年（一三二五），黃元吉歿。後二年（一三二七），徐慧繼起編刊。據其自序所

述，他將黃元吉未及刊行的劉玉語錄編爲別集，又補入黃元吉的嫡傳弟子玉隆萬壽宮清逸堂道士陳天和所編黃元吉語錄，「並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說忠孝諸書，皆鈐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這是元代淨明道系列文獻首次以淨明忠孝全書爲名刊行，時間則是泰定四年。此一淨明忠孝全書是在黃元吉舊本淨明忠孝書及玉真語錄的基礎上增補完成，除增補前述兩種語錄之外，似乎也應循例增補虞集所作黃元吉碑銘。

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徐慧歿。次年（一三五五）春，其弟子上官良佐前往徐慧生前所住吉安永和清都觀致奠，並據其子徐師晉所述，撰爲丹扃道人事實（據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保留的上官良佐跋）。該傳是否即行增補刻入淨明忠孝全書，並無證據可予證明，但至少應在清都觀及徐慧門下弟子間，以附錄於徐慧舊刻淨明忠孝全書的方式抄寫流通。

徐慧舊刻流傳不廣，附錄徐慧傳的本子似乎也僅在吉安個別宮觀內部流通，到明洪武末重刊，去徐慧舊刻已逾七十年，期間罕有人見過。關於此次重刊，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保留有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曾恕序，可知該書重刊於洪武三十一年。據該序所述，淨明忠孝全書原秘於吉安永新昊天觀，至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南昌常清觀周定觀從京師返鄉，攜該本至南昌宗華彭真觀，出示給鍊師魏希然及其徒萬象先、胡孔聞等

人，遂由胡孔聞校正並書，西山徐古愚出資刊行。周定觀從何處得到這一吉安昊天觀古本，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鑒於他是丁母憂，從京師（南京）返回南昌的，不大可能專程繞行遠道前往吉安取書，然後再折返南昌，因而，不排除是從時住朝天宮的贛州高道劉淵然處得到該本的^{〔一〕}。至於該本之內容，儘管原書已無法見到，但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是以洪武末刊本為底本，增補趙宜真、劉淵然傳而成。因此可知，除了徐慧舊刻的內容以外，還應含有徐慧傳。該本刊行後，到邵以正增補重刊時，已是「板毀不存」。而邵以正增補重刊之後，到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則有南昌鐵柱宮住持鄧繼禹據邵以正所刊本再予重刊^{〔二〕}。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洪武末刊本與所謂「劉淵然刊本」是何關係。所謂「劉淵然刊本」的說法，不見於明人記述，而出自數百年之後的清嘉慶雲南刊本。該本殘存附錄許真君

〔一〕參見拙撰淨明忠孝全書的刊行與元明之際淨明統緒的構建——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為中心，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頁一三〇。該文誤以校正者為魏希然，當改正。

〔二〕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續修四庫全書第九二〇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景印清嘉慶文選樓刊本，頁一七七。參見拙撰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頁六九。

七寶如意丹一冊，其中尚保存有朱桂芳許真君七寶如意丹後序一首。據該序所述，該本所據底本爲昆明縣朱桂芳家藏「長春劉真人刊淨明忠孝全書一卷」〔一〕。這個所謂的一卷「劉淵然刊本」，由於清嘉慶雲南刊本原書已不存，而朱桂芳又沒有進一步的描述，難以證明是否真的存在。

劉淵然曾在永樂初年謫居雲南，洪熙元年（一四二五）還朝，上書請建雲南、大理、金齒三府道紀司，對雲南道教發展有深遠影響，其嫡傳弟子邵以正也是在雲南拜入門下的。而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所保留的舊序僅有前述洪武三十一年曾恕序。該序只提到淨明忠孝全書出自昊天觀秘藏，而沒有提到曾有一種劉淵然刊本。並且，邵以正的自述也完全沒有提到劉淵然曾刊行淨明忠孝全書。由此，似可認爲，所謂「劉淵然刊本」並不存在，而朱桂芳很可能只是將其收藏的某本淨明忠孝全書稱爲「劉淵然刊本」而已。僅就目前所知，即便真的存在所謂「劉淵然刊本」，也應該就是邵以正據以爲底本的洪武末刊本〔二〕。

〔一〕參見臺灣李顯光先生藏殘本清嘉慶雲南刊本淨明忠孝全書附錄，葉卅二上欄。

〔二〕有關該記述可靠性的質疑，可參見拙撰趙宜真劉淵然嗣派淨明問題再探討，宗教學研究二〇〇六年第一期。

明正統道藏本，就內容而言，是含有徐慧傳的本子的，因而其底本不可能是徐慧所刊本。當然，由於該本僅保留有徐慧以上的元人諸序，而沒有明人序跋，也就無法確定其底本是否即洪武末刊本。明萬曆時楊爾曾編校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在內容上幾乎將淨明忠孝全書盡數收錄，並且還保留有淨明忠孝全書的書名，因而，相關內容可視為淨明忠孝全書的一個別本。就該書卷十五所收淨明忠孝全書序僅包含元人諸序，而同卷所收張氤至徐慧等傳記，卷十一至十四所收語錄以及卷六所收淨明大道文字等也與明正統道藏本幾乎完全一致，文字上的錯訛基本上也完全相同而言，可以認定，該書所據以編錄的底本應為明正統道藏本。

另外，據明黃嘉善校刻本古今書刻著錄，淨明忠孝全書在明代尚有山西山陰王府刊本。山陰王府是代王朱桂支系下的郡王府，初代朱遜熾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封，成化三年（一四六七）薨，到古今書刻成書的隆慶、萬曆年間，在位者已是第五代朱俊柵，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襲封，他是一位喜好佛法的郡王^{〔一〕}。而淨明忠孝全書刻於何代郡

〔一〕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一〇一諸王世系表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頁二六六四。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頁六一七。

王之時，並無明文記載。鑒於古今書刻所著錄山陰王府所刻之書共計十一種，除淨明忠孝全書外，均爲佛教典籍〔一〕，那麼，這批書很可能就都刻於朱俊柵在位時期。如果這一推測能够成立，那麼，山陰王府本就有可能是以明正統道藏本或者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爲底本。當然，如果山陰王府本刻於康惠王在位時期，則不排除在明正統道藏本之前問世，但不會早於永樂十二年，即至少在洪武末刊本問世十餘年之後問世，那麼，其底本便有可能是洪武末刊本。

一一

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現存爲日本內閣文庫（今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原爲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者林羅山舊藏，木夾板一函，綫裝一厚冊，經託裱重裝，四周雙邊，黑口，雙黑魚尾，正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該書前有景泰三年壬申秋十月朔胡濬序，洪武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望日曾恕序，後有景泰三年壬申中秋日邵以正後序。該本未分卷，作一卷計，與天一閣書目著錄鄧繼禹重刊本作一卷是一致的，與清

〔一〕陳清慧古今書刻版本考，文獻二〇〇七年第四期，頁一六五。

嘉慶雲南刊本所謂「劉淵然刊本」一卷也是一致的，而與明正統道藏本分爲六卷的形式不同。據胡濙序、邵以正後序所述，該本是以舊本爲底本，增補趙宜真、劉淵然二人傳記而成。所謂舊本，根據該本僅保留曾恕序可知，即洪武末刊本。

除以上前後三序以外，該本內容依次爲仙師傳記、淨明靈寶忠孝書序、淨明靈寶忠孝全書、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內集、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外集、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別集及中黃先生黃真公答問語錄。

其中，淨明靈寶忠孝書序依次包括張珪、趙世延、虞集、滕賓、曾巽申、彭埜及徐慧序，與明正統道藏本所保留的徐慧以上元人諸序在內容、順序上均屬一致。淨明靈寶忠孝全書依次包括玉真靈寶壇記、淨明大道說、淨明道法說、淨明法說、玉真壇疏等大道文字，也與明正統道藏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人諸序統題「淨明靈寶忠孝書序」，表明諸序可能原爲淨明（靈寶）忠孝書所作；而「淨明靈寶忠孝全書」的獨立題名，也不見於明正統道藏本，但其內容確屬淨明忠孝之書，因而可以認爲二者保留了淨明忠孝全書成書過程的遺迹，反映出淨明忠孝全書元代刊本的實際面貌。而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語錄內集、外集、別集及中黃先生黃真公答問語錄內容、次第也均與明正統道藏本一致，但同樣保留了元代刊本的舊式，並且也鮮明地反映了淨明忠孝全書爲彙刻諸書的事實。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仙師傳記部分是該本與明正統道藏本之間最大的差異所在。在形式上，此部分置於元人諸序之前，與明正統道藏本的次第明顯不同。在內容上，此部分除增補趙宜真、劉淵然二位真師的傳記以外，每傳前還相應地附刻有許遜、張氤、胡慧超、郭璞、劉玉、黃元吉、徐慧以及趙宜真、劉淵然等人像、讚。其中，徐慧以上的像、讚均爲元人舊撰，表明元代刊本應該是附刻有諸真像、讚的，而明正統道藏本，不論是以元代舊本，還是洪武末刊本爲底本，顯然是將有關係、讚省略未刊。至於許真君淨明宗教錄所收仙師傳記附刻像、讚，儘管無論是圖像還是文字都有很大的改動，仍表明楊爾曾可能見到並利用了洪武末刊本或邵以正系統的刊本。

另外，該本各傳大多相應保留有撰者署名以及有關讚、跋等內容。比如，淨明道師旌陽許真君傳署「瓊瑄紫清真人白玉蟾撰」，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傳署「應召通真靈妙明德法師、教門高士、玉隆萬壽宮提舉宮事許宗聖撰」並有附讚，中黃先生碑銘署「奉訓大夫、祕書少監虞集撰並書，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曾巽申篆額」並附題墓者「集賢待制番禺吳善」跋，丹扃道人事實附作者「西山樵者武陽上官良佐」跋等，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均較明正統道藏本更爲完善，也更能反映元代刊本或者元代舊本的實際面貌。而明正統道藏本在內容上的此種刪減，特別是對有關圖像的省略，並非

特例，在正統道藏所收其他文獻中也經常見到。

需要說明的是，仙師傳記部分雖然在內容上大體保持元代舊貌，但置於元人諸序之前的形式是否同樣保持了元刊舊式，尚難斷定。就目前所知，這一形式尚無法得到其他文獻的支持，特別是明正統道藏本已是經過大量改動的文本，無法作為支持或者否定的依據來提供版本上的印證。因而，一方面不排除這一形式確實保持了元刊舊式或者說元代舊式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這一形式是邵以正重刊時所作調整的可能。另外，許遜傳的署名顯然也並不可靠，因該傳內容與白玉蟾旌陽許真君傳實際存在較大差異；而該本之所以署名白玉蟾，如果確屬元刊舊式，則可能是要表明該傳雖經改寫，但仍然是以白玉蟾原撰為基礎。至於趙宜真、劉淵然二人的傳、像並讚，則是邵以正有意新增加的內容，雖然明顯是對所據底本的改動，但二人既然是邵以正本人的先師祖、先師，邵以正又自居淨明嗣派弟子，那麼，在形式上也還是符合淨明忠孝全書成書、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續補先代宗師傳記的通例的。

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刊本保留的傳記作者及相關信息，不僅提供新的材料，也提供重新審視淨明道史的契機。

就劉玉傳的作者署名而言，不僅可以澄清劉玉傳作者的問題，也可以借由許宗聖玉